



相爱在初春

●刘建光

花山文艺出版社

XIANG AI ZAI CHU CHUN



相爱在初春

刘建光 著

花山文艺出版社

一九九三年·石家庄

(冀)新登字 003 号

相爱在初春

刘建光

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石家庄市北马路 45 号)

河北廊坊亨泰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1/32 9.25 印张 180 千字 1993 年 8 月第 1 版

199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500 定价:8.80 元

ISBN7-80611-020-8/I·909

建光其人其文

(代序言)

大凡请人作序者，或仰慕名人宿将，或笃谊文友武朋。建光于何夏风尘仆仆将成稿由津门送至京华，我又于病榻来个“恭敬不如从命”，无疑属于后者。提笔草就，难以称之为序，那么就权且作为对建光的印象记吧！

记得那是 1978 年的夏秋时节，由我主持的空军部队业余文学作者短篇小说学习班在名扬遐迩的“春城”——昆明市——号称八百里滇池北畔的昆明军区空军指挥所第二招待所举行。这次学习班荟萃了近几年空军部队涌现的在文坛崭露头角的业余文学爱好者，近 30 余人，建光便是其中一员。那时他是南京军区空军部队驻上海军械修理厂的一个战士。小伙子一照面就给我留下极深的印象：健壮、敦实、憨厚、快人快语，虎虎有生气。在接触中得知，他是著名散文家刘怀章先生的公子。作家的公子一般是文弱书生样，可建光却是个龙精虎威般的青年小伙子。

三个多月的切磋在历史岁月中虽然是弹指一挥，如白驹过隙，但不知是彼此秉性相投还是“五百年前是一家”，我们居然成了忘年交。从建光卸掉戎装，先到建筑工程局，后又进入大学学习，复次担任儿童服装厂厂长，再复次调至市政府计划生育宣传部门，我们都有信函

来往，自然通晓他工作之余的锲而不舍的创作情态。

建光的创作道路是在业余中铺就的。而他惜时如金的性格又是在紧张而严格的军旅生活中锻打熔铸的。因为在他开始文学创作的发轫之时，被“绿色加方块”式的部队生活所冶炼、所锻造、所淬火。故而，他创作的个性和风格，无不镌刻着鲜明的军人投影、气质和情怀。

无私奉献是军人情操的主旋律，也是军人至高无尚的胸襟和情致。如《平凡的岗位》中的郑护士长、《美人蕉》中的优秀护士卢倩、《产房门外的人生》中的朱明辰和黄瑛、《月在梧桐缺处圆》中的月华，等等。这些栩栩如生的人物不管是军人还是地方普通女工，抑或是被“文革”耽误后的一代有家眷的艰难学子，都可以看到作者将自己的主观视角与作品人物的主体视角融为一体，从普通的并没有惊天伟业的生活意象中去讴歌普通人真诚、善良、无私和人道主义的品德，谛听到作者对奉献的无私的渴求与呼唤，以及对忘我人格理想的神往。

壮美是军人的仪表，又是军人内在气质形象而生动的表现。在建光的作品中，不少人物具有一种阳刚之气，可谓“大将军八面威风”。如《夕阳情》中的渤海建筑机器厂厂长毛战义，发扬过去“老八路”刺刀见红的精神，敢打硬仗，专拣硬骨头啃，人称“老虎钳子”。当“老首长”激将叫他由渤海机械施工公司经理的位置披挂上阵到被称之为“蒺藜狗子”的渤海建筑机器厂当一厂之长时，他虽然也有思想斗争，也想推脱，但听说党委已经决定，一股被激发出来的热血猛地涌上他的心头。他一梗脖子，瞅了局长一眼，把牙一咬：“我去！”话出口如虎啸龙吟，一副不将红旗插到胜利高地誓不回头的彪彪之气和凛凛雄威跃然纸上。这种人物的塑造，是建光埋藏在心灵深层的积淀，是他在部队时谱就的心灵的律动。

但是，建光毕竟转业到地方多年了。地方上波诡云谲的生活和光彩的时空编织着他创作的画图 and 幻往，在他的作品中和读者交流着

蕴积心中冷峻而忧虑的思考，如《相爱在初春》、《白衣天使咏叹调》以及《东瀛归客》，都表现着他对时下人际关系复杂的深切忧思。

总之，建光的小说和他的人一样感情真挚，憎爱分明，坦坦荡荡，不做作，也不遮掩，完完整整地活脱脱奉献给读者一颗赤诚火热的心。

笔者还以为，建光的可贵之处，不在于他应该以多变而开阔的视角来辨识世界和解剖生活，而在于他能以作家的赤诚和坦率真诚地倾吐自己的情愫。

我相信，展现在建光面前的路还很长，甚至其中不乏峻岭川谷，但是他会一如既往地以坚实的步伐走下去，并且一定会有飞跃。

如前所述，因我少有建树，素不敢为人作序，但由于与建光相识多年，且感情甚笃，又蒙其垂青，便斗胆是为此序，以表文情武谊。

1993年6月4日于北京市第六人民医院病榻子夜时分

刘战英

篇 目

建光其人其文(代序言)	刘战英
少年时代的同学	(1)
平凡的岗位	(11)
美人蕉	(20)
产房门外的人生	(30)
三角地之恋	(55)
相爱在初春	(69)
“细胞”的风波	(98)
夕阳情	(108)
东瀛归客	(125)
张技师相亲记	(151)
有这样一个妻子	(159)
月在梧桐缺处圆	(169)
巾幗刑警——于德芬	(176)
假钞！假钞！假钞！	(188)
骨圣方先之	(209)
白衣天使咏叹调	(222)
可笑可叹可悲可愤的故事	(265)
后 记	(288)

少年时代的同学

我和许多青年人一样，身边有一个漂亮的影集。工作之余，我总是忍不住翻翻它，一张张过去的照片，总是引起我许多美好的记忆。然而，每当我翻到那张已经发黄的、小学五年级“三好学生”的合影时，我的心就一阵酸楚，现在我望着这张照片，过去的生活，似梦一样，又在我眼前浮现出来……

小学五年级的生活使我永远难忘。有一天上午，我们那个梳大辫子的宋老师，领着一个女同学来到教室。全班同学的目光一下子都朝那女孩子望去。啊！她打扮得实在太惹人注意了。

她穿着一件白色的连衣裙，裙子边上绣着浅粉色的花。她的圆脸蛋儿象苹果，又圆又红，一双杏核儿眼，又亮又大。一对羊角辫骄傲地立在头上，上面用白绸子扎着一对大大的惹人注目的蝴蝶结。

“哎，瞧，她真漂亮！”我同桌的陈平平羡慕地望着她忍不住悄声对我说。

“是啊，真美！象白雪公主。”我心里想着，却没好意思说出来。

“同学们！”宋老师把手搭在“白雪公主”的肩上，对大家说，“这是新来的同学！她叫王燕辉，是从首都北京来的。从今天起，我们班里又增添了一名少先队员，让我们热烈地欢迎她……”

教室里立即响起热烈的掌声。她向宋老师、向全班同学行了两个队礼，她的脸更红了，显得有些腼腆。

忽然，我发现陈平平在收拾书箱，把桌上的东西统统塞到书包里，到我的好朋友大岳旁边坐了。只见宋老师领着王燕辉走到我的桌前，啊，真没想到，“白雪公主”竟和我同桌。我的心哪，怦怦地乱跳，手脚也不知往哪放好了，心里好一阵激动。

二

很快，王燕辉和大家熟了。我发觉她原来是个性格开朗，十分热情的女孩子。她喜欢唱，喜欢跳，还特别喜欢白颜色。比如，她穿的裙子是白的，塑料鞋是白的，书包也是绣着乳白色的花儿，看上去特别洁净。不知道为什么，看见她，总让人想到白雪公主。

有一天，宋老师把我叫到办公室：“刘辰，知道我找你干什么吗？”一边问，一边拍拍我的肩膀。

根据我的经验，我想了想，就说：“我这次大楷作业没写，作文也不及格。因为……”

“别找理由了！”宋老师打断了我的话，笑着说，“让王燕辉和你同桌，我让她在学习上好好帮帮你。她功课好，你要好好向她学习。她要是批评你，你要虚心听。”我点点头，心想：看她怎么帮我？如果说的不对，我就不听！

王燕辉的功课在班里真是顶呱呱的，每次考试不是第一，就是第二。可我呢，除了体育是满分，其他都不行。自从宋老师让她帮助我后，她对我要求得很严格。你听，她又批评我了：“瞧瞧你，书都脏成什

么样了？也不包个皮？还在上面乱写乱画，这是不好的习惯！”她拿着我的书，一边皱着眉头看着，一边数落着我。我一转身跑了。我回来时，却发现她把她的书皮包在我的书上，还用橡皮把书上的铅笔道擦净。

“这是你写的作文吗？光错字就有 24 个，增添的‘添’字，你写成天安门的‘天’。篮子的‘篮’字，你写成刘胡兰的‘兰’……。我把错字和标点符号都给你改过来了，你再重抄一遍！”

对她的“命令”，我不敢不听。我知道我若一扭脖子，宋老师马上就会来找我。但我又不愿意这样乖乖地听她的，隔着窗户，看看操场，说：“明天再写，先踢会儿足球去！”

“不行！不抄完不许玩！今日推明日，明日何其多！明天还有明天的作业！”她语气坚决，不容我反驳。我无可奈何地只好坐下重抄作文，唉，成了劳改犯了！

在她的“管制”下，我学完了这学期的功课。考试后，我做梦也没想到我的语文竟考了 95 分，算术 90 分。我甚至怀疑老师判错了分数。我被评为三好学生，宋老师还和我、王燕辉等几个“三好学生”照了相。这在我的学习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妈妈看着照片和我的分数通知笑得合不拢嘴，奖励了我一个日思夜想的小足球。我抱着新足球，真乐颠了。真想找王燕辉一块去玩玩，然而，我又不得不叹口气：“唉，她为什么不是个男孩子呢？”

三

我的大楷写得不好，大楷本老师烦得很少判分。有一次，我的大楷作业没判分又被退回来，让王燕辉看到了，她竟低声叫起来：“啊哟，瞧你写的这字，象刷子抹的……”

我窘得脸烧心跳，说话都有些结巴：“我的墨块儿，象石头一样，怎么也研不黑。”

“嘻，真有意思！不说你写得不好，却赖墨不黑……”她笑了，把她研好的墨汁推到我面前，“用我的写吧！”

看到她研好的墨那么浓，那么黑，我又羡慕又眼馋，忽然灵机一动。眨眨眼说：“呀，你研的墨这么好——和你商量个事怎么样？”

“什么事？”她望着我，眼里闪着疑问的光。

这倒把我问住了。我吭哧了一阵，也没好意思说出口。

“说呀！”她有点着急了。

我把心一横，红着脸说：“以后写大楷，我打水，你研墨，咱俩合用，行吗？”

“嘻，我一猜你就说这个！”

我挠着耳朵：“我，我就是研不黑这破墨！”

她叹口气，把我的大楷本翻开，放在我面前：“你是急性子，坐不住。好吧！……”

“你同意了？”我高兴极了。打水算什么？跑十次腿我也愿意。以后我再也不受研墨的罪了。

她笑着点点头。认真地说：“不过，你以后一定要把字写好！”

“行！行！”我满口答应，站起来就跑，心里比踢球得分还高兴。

“哎，回来！你还没写，怎么就走呢？”

我停住脚，转过身：“什么，重写？”

“当然得重写了！”她指指我的本子，“瞧你写的这是什么呀？”

我为难地说：“再写，也是这个样子！”

“我来教你写。”说着，她拿过毛笔，坐好，边写边说：“要这样拿笔。身体坐正，心要静下来。……”奇怪极了，我的毛笔到她手里变得乖巧极了，十分运用自如。可一到我手里，这毛笔就不听话了。

“你写写看！”她把毛笔递给我，纠正着我的姿势，并全神贯注的注视着我的手，轻声下着命令：“顿笔，好，往下，轻点，拐弯，挑钩。唉！太笨了……”

我喘了口气，再看看我写的字，虽比不上她写的好，但毕竟比以前写得好多了。写了一会儿，我放下笔，觉得胳膊又酸又累，象踢了场足球似的。可我一扭头，却奇怪地发现，她虽没写字，脑门上也渗出了汗珠。

使我特别高兴的是，下午作业判回来，老师竟给了我60分，并附有批语：大有进步，继续努力——这是我写大楷以来，第一次得这么高的分数，高兴得我差点在地上竖蜻蜓。为这事妈妈还特意奖励我一大袋奶糖。在下午的学习小组里，王燕辉、大岳、陈平平和我，象几个小馋猫，嘻嘻哈哈的，把糖果一抢而光。

四

第二天中午，王燕辉跑到我们铁路工人宿舍找我来了。我们家距学校很远，挨近郊区。我每天去上课，快走也得半小时。这么热的天，她顶着太阳竟到这么远来找我，可见她要找我谈的事很重要——重要到不能超过这个星期天。

妈妈非常热情地招待了我这位“远来”的同学，拿出最好的玻璃纸糖给她吃。我发现她对我们工人宿舍的每一个地方都很新奇，转悠着黑黑发亮的大眼睛到处瞅着，还不停地问这问那。……她的眼睛最后落到我的脸上：“昨天我答应你的，以后写大楷我给你研墨的事，我不答应了！”

“为什么？”我不理解地问。

她拿着白色的小手绢擦着额角上汗珠，神情十分严肃。我这才发现她的眼圈有点发红，有哭过的痕迹。沉默了一会儿，她倔强地说：“宋老师今天批评我了。是我不好，我答应为你研墨，实际上是助长了你的懒惰习惯！”

我愣住了。这么热的天，这么远的路，她跑来竟是为了这点小事。

“宋老师批评得对！”妈妈也赞成她的话，“早晨我也批评了刘辰，

这不叫互相帮助。”

“阿姨，是我不好！”王燕辉对妈妈说，“我现在来就是要告诉刘辰研墨方法的。”

“真是好孩子！”妈妈高兴极了，连忙帮我拿来砚台和墨块。

那天下午，王燕辉那么详细认真地给我讲研墨的方法，讲写大楷时“指实掌虚”的运用，并做着示范动作。她屏着呼吸，紧闭嘴唇，神情专注，秉笔运毫，写了几页颜真卿的字体。我万万想不到这个喜欢洁白颜色的、和我同样年龄的女孩子，竟懂得那么多知识。可以说从那天起，我才觉得这个世界真宽广，许多知识需要我去学习，去探求。

王燕辉对我写好毛笔字，抱的信心好象比我还大。我写累了，她对我说：“歇会儿再写吧，这不是一天练出来的。要持之以恒，永不泄气才行。等我放暑假回北京看奶奶，我给你捎一本新的颜体字帖。我只有一本，也有些旧了。”

我不解地问：“什么是颜体字帖？”

“奶奶说有个写毛笔字忒好的人，叫颜真卿。大家都管他写的字体叫颜体。我特别喜欢。”

我有些难为情：“我再写也赶不上你呀！”

“嘻嘻，我可不行！”王燕辉羞红了脸，摆着手说，“我奶奶写的才好呢！她写的楷书都出字帖了。”

“真的？”我睁大眼睛，“你奶奶真棒！”

“人家都叫奶奶书法家！”她说到这里，神情显得特别自豪。

五

天有不测风云。就在王燕辉打算去北京看奶奶，并给我带回来颜真卿字贴的暑假前夕，那场“史无前例”的“大革命”爆发了。当时，对一切都不理解的宋老师被指令“病退”了，我也象个树叶儿似的身不由己地被卷入了这场“革命的大风暴”中。作为学校最高年级的学生，

我们顶着革命小将的桂冠，戴上了红袖章，参加了“全无敌”革命造反团。在汪师傅（他原是学校烧炉子的）的带领下，开展了革命造反运动。我做梦也想不到曾教过我们的校长、教导主任和不少老师竟都是王连举、甫志高一样的叛徒和坏蛋。批判会天天都开，站岗、保卫会场，呼喊口号，看押牛鬼蛇神是我们这些学生的主要任务。

革命了，同学们都不上课了，大部分都回家了。只有我们这几个年龄最大的学生跟着汪师傅屁股后面转。我有一个多月没见到王燕辉了。女同学没有一个和我们一起革命的。我总想去看看她，动员她也来和我们一起革命。可一天到晚累得我晕头转向，连回家的时候也很少。

想不到一天傍晚，王燕辉竟到学校找我来了。

那天吃完晚饭，我一边拍打着腿上的蚊子，一边印着汪师傅催命六次的战报。站岗的大岳跑来告诉我：“刘辰，王燕辉在门口叫你。我让她进来，她不肯，非要你出去一趟不行！”

我忙放下油滚子跑到大门口。老远就看见灯光下她穿着雪白的裙子站在那里，象一朵亭亭玉立的兰花。她双手紧攥着一本书，惊恐地望着墙上的大字报。她好象是跑到这里来的，胸脯一起一伏地直喘粗气。

“王燕辉！”我老远就喊她，心里高兴极了。

“啊，刘辰！”她欣喜地望着我，我们好象不认识似的，互相望了好半天。虽然才一个多月没见到她，我发觉她瘦弱了许多，苹果似的圆脸蛋变长了，也不象以前那样红了，只有黑黑的大眼睛仍闪着亮光。

“我到你家找你，你妈说你好长时间没回家了。”她很激动，说话都有些颤抖。

我说：“你好吗？到团部里面坐吧！”

她马上摇摇头，望望四周，说：“啊，不，这里挺好！我有点怕……”

我很奇怪，心想：大家都造反了，她怎么变得这样胆小？

王燕辉神情似乎有些紧张。她忙把包好封皮的书送到我面前：“我来告诉你一件事，我，我去不了北京了，也给你带不了字帖了。这本颜真卿字帖是我用的，送给你做纪念吧！你的字还没写好，以后就照着这字帖练吧！”

“噢，你原来是给我送字帖的？”我望着她这充满期望的神情，不禁大笑起来，“这是‘四旧’，现在没人练这个了……”

“什么？”王燕辉听了我的话，愣住了。惊讶之余，她有些着急，“你的字已经入门，掌握了基本技巧，都快练出来了……”

“哎呀，你真糊涂！”我指指墙上一张大字报，“看见这字了吗？歪歪扭扭的，是我们头头汪师傅写的。不是向你吹牛，我就是脚卡巴夹支笔也比他写的好。他不照样干革命吗？我们现在正在批判这些东西……”

“这是艺术啊！到什么时候也需要啊！”王燕辉哆嗦着嘴唇，目不转睛地惊视着我，脸上露出痛苦的表情，断断续续地说，“刘辰，你别糊涂，你只要再加一把力，就，就练出来了。现在扔掉了太可惜，你千万别……”

她又着急又激动，竟一时说不出话来。这倒使我有些吃惊。我心里埋怨她脑瓜不开窍，抱着“四旧”不放。我本想开导开导她，见她这样固执和认真，话到嘴边也没说出口来。我也怕说不过她，她读的唐诗宋词，我连听都没听说过，说不定被她问住。看到她手里包装整洁的字帖，我猛然想起她是特意来为我送这本字帖的，特别是这本字帖还是她最喜欢的东西，我怎能伤她的心呢？

想到这儿，我心里感到热乎乎的，忙把字帖接过来。答应她一定好好练字。她见我收下字帖，脸上露出了笑容。她走了。她要我送送她。

深秋的夜晚，略有凉意。一阵冷风吹来，王燕辉不由得打了个寒

颤。她情不自禁地双手抱住肩头。走着走着，她忽然转过身来，望着我的眼睛，想说什么，可最终也没说出来。借着月光，我猛然发现她那黑黑的大眼睛涌满了泪水。我不知道她为什么难过。刚要问，只见她取出白手绢，擦擦眼睛，低声说：“你读过王安石的《登飞来峰》的诗吗？”说着，她抬起头，仰望着夜幕里那灰蒙蒙的云层，默默地背诵道：“‘飞来山上千寻塔，闻说鸡鸣见日升。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我爸爸昨天专门给我讲了这首诗……”

我根本不知道王安石是谁？更不懂得这诗的含义，只恍惚觉得诗中有一股磅礴的气势。我不明白她此刻向我说起这首诗是什么意思？她见我对诗没什么反映，似乎非常痛苦地摇摇头，什么话也没再说，长长地叹了口气，看了我一眼，便转身走了。望着她那洁白的身影渐渐地消失在凉秋的夜幕里，我心里不由得升起一股惆怅。

“刘辰！”忽然，一个沙哑的嗓音在我身后响起来，着实吓了我一跳。回头一看，汪师傅不知什么时候悄悄地站在我的身后。他背着手，眯缝着眼，瞟着我手中的字帖：“谁找你来了？”

“同学！”我说。

“有什么事？”他习惯地操着审问牛鬼蛇神时的腔调问我。

“给我送字帖来了！”我向他晃晃手中的颜真卿字帖。

“什么字帖？”

“颜真卿的字帖！”

“颜真卿？……”他转着警惕的眼珠，盯着我的脸，“颜真卿是干什么的？他为什么自己不来送字帖却派别人来送？而且还在晚上？”说着，他不容我分辨，拍拍我的肩膀，加重了语气，“刘辰呀，你虽然出身好，根红苗正，但是年龄小，阶级敌人恰想从这点上向我们无产阶级进攻。我作为领导，不能眼看着你被人用‘四旧’拉下水。快回去把这个‘四旧’烧了，回头我派人去调查一下这个颜，颜，他叫颜什么？”

我的脑袋涨大了，也不知怎么离开汪师傅的，整整一夜没睡好

觉。最后我断定：王燕辉是个好同学，她喜欢的人一定是好人！我得去告诉王燕辉，让她告诉颜真卿赶快逃跑，汪师傅要抓他。另外，我把王燕辉送我的这个字帖烧掉。一来它确实是“四旧”，王燕辉早晚会想通而认为我是对的。二来也省得汪师傅拿着这个罪证抓颜真卿。他专门会干这样的事。

就在这种思想驱使下，王燕辉送我的她倍加珍爱的那本颜真卿字帖，当天夜里就被我付之一炬了……。第二天早晨，我早饭也没顾得吃，偷偷溜出校门，撒腿向王燕辉家奔去。当我来到她家门前，使我大吃一惊，她们全家竟然搬走了。在她家门口，大字报贴满了墙壁，勒令她父亲——“混进大学当副教授的特务”——带着全家回老家去。——我惊呆了在那里……

门口的小孩告诉我，王燕辉的家昨天被抄的，她家中的书全部被烧毁，全家昨天夜里被赶走了。

啊，原来昨天晚上，王燕辉是冒着危险，从火堆里抢出她那本珍爱的字帖给我送来的。我蓦地明白了她昨晚流泪的原因，明白了她悲愤的背诵《登飞来峰》诗的心情。她在那种艰难的逆境中，竟不忘履行送我一本颜体字帖的许诺……

我看着眼前的一切，我的心一酸，竟忍不住呜呜地大哭起来……

以后，每当我想起这事，我的心情就格外沉重。特别是在我成年之后，当我得知颜真卿是唐朝的大书法家时，就越发感到我烧的不仅是一本字帖，而是一个人的心。

王燕辉，你现在哪里？我看着少年时代那张“三好学生”的照片，不觉泪水模糊了我的双眼。